

「崮」乡故事



寻访田野中的“民间博物馆”

王杰平

适逢周六，我驱车从重庆主城出发，经成渝高速在青杠下道，向南驶入缙云山脚下的一条乡村小道，探访大圆祥博物馆。

大圆祥博物馆位于重庆市璧山区城厢乡村，这里原是一处清代工业遗址，名叫天福碗厂。碗厂始建于清咸丰四年，兴于民国，盛于新中国，后来逐渐过气。

目前馆内藏品主要来源于巴蜀（重庆、四川）地区，时间分布从汉代延续至民国，有以清代居多的门窗、匾额、古床、神龛，有石像、石墩、石狮，还有木雕、石雕等古建筑构件和陈设、器具，共计10余万件。

据专家评估，这些收藏品可恢复上百座古宅大院，是巴蜀古建筑收藏最为丰富的民间博物馆。

我以为，中国民间博物馆的兴起和发展，大抵源于喜欢收藏的企业家，痴迷其间数载或更长时间后，手上的东西多了，认识也更清晰了，于是民间博物馆顺势而出。比如著名的江苏溧水周园、四川建川博物馆、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、山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博物馆等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馆主大都具有情怀，追求人文精神，抱有回馈社会的想法。实际上，民间馆藏也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。

大圆祥博物馆亦如此。在这里，古建藏品分别在7个大厅陈列展示。7个大厅的清量内容，是7部巴蜀古建编年史。博大精深的文明，历经岁月变迁，悄然汇聚于此。

了解过去的文化和民俗特色，博物馆是的好去处。从更大层面讲，小我的感受融入历史的脉络中，最终呈现出一个民族不屈服的精神底色，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最好价值，也是我们向往博物馆的理由。

大圆祥的展厅很有意思，因为在老厂区，中间有条厂区道，道的两旁是一字排开的老厂房车间，车间里就是分门别类的藏品。还有一些是后来用铝合金搭建的类似大棚一样的展厅，展厅顶上还是以“错位”的方式上下隔开几道口子，既采光又透气。往地上看，偶尔见得青苔；往天上瞧，甚至可见展厅外生长的树木。与殿堂级的博物馆相比，身处田野的大圆祥，自是多了接地气的魅力。

我也喜欢老厂区，还特意从坡下往上走了一段，但想不出这里作为“碗厂”的时候，是怎样的场景。

在大圆祥博物馆精品厅内，明清时期的门、窗、拱门、门楣、吞口、砚台等藏品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其中，令我长久驻足的就是“门神门”了。

门神上门，永远精神。自古以来，门神作为民间信仰守卫门户的神灵，一直深受欢迎。这里的门神形象多为文武门神，即武门神都垒、神荼，文门神魏征、包公，另就是天官门神，如福祿寿三星。这类门神头戴纱帽，身穿一品绣朝朝服，手持如意或者蟠桃，寓意人们长寿或者事事如意。

这里展出的1000多道门神门，全是清代产物。我很惊讶，这些门神门，虽历经岁月沧桑，但门完整，神色彩绚丽，感觉“力量”还在。

据该馆副馆长刘炜介绍，绘制门神的主要颜料采自天然矿物质，研磨成粉末后调和使用，过去每代人还会不定期地给门重新涂装，所以才有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。

博物馆还有不少表现自然和人文的木雕、窗雕作品，如三峡风光、亭台楼阁、踏雪寻梅、陆羽啜茶图等。这些物件或镂空、或浅雕，或圆刀雕琢，技艺都十分了得，被中国社科院专家誉为“木头上的敦煌”。

门神门丰富了民俗文化，作为其载体的门，更是源源不断地铸造了我们的语言魅力。据查资料，仅以“门”的成语竟多达数百条。比如“五花八门”“程门立雪”“双喜临门”“门庭若市”等。

中国人在“门”的打造上，从未缺乏过想象和创造力。门能够给人安全感，大圆祥有道最拉风的“千斤门”，从立意上即是如此。这里陈列的门，工艺上精细雕刻，均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，材质从珍贵到普通一应俱全。

伫立在门神门展厅，周遭静谧，唯秋日初起的风，似以一双无形的手，轻轻推开眼前的这道门。恍然若梦中，我仿佛看到了人类的童年。

感动于刘炜在展厅介绍上的手笔：“一道门就是一个家，这里有多少道门，就有多少个曾经的家和家的事”。

她是留美学生，学的是金融专业，2015年毕业后回到重庆，在外资银行工作满一年，即辞职回到璧山乡下来时研读、挖掘、整理这里的宝藏。刘炜说，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决定，我也一度困惑，毕竟一个年轻人整天与“老古件”待在一块，反差也太强烈，但相信生活的每一面都有精彩。

出得大圆祥博物馆，已是下午了。走上四处田埂，远山如黛，近旁即将收获的谷穗，随风轻摇在阳光下闪着光影里。

(题图：沂蒙岱崮。公茂栋摄)

本报记者杨文

沂蒙山区，不少坡度平缓的低山丘陵，戴着顶“帽子”，仿佛一座座烽火台。

如果在当地问路，百姓会指着说：看，朝那座崮的方向，走下去，就到了你想到地方。

他们口中的“崮”，学名为“岱崮地貌”，被认为是继喀斯特地貌、丹霞地貌、张家界地貌、嶂石岩地貌之后的中国第五种造型地貌。

沂蒙地区有上千座山崮，又以七十二崮最有名。山峦密集，崮与崮遥相呼应，崮与崮紧密相连……

岱崮钟灵天赐貌，自然造化鬼神惊。它立于高山之巅，或坐或卧或立，穿透历史，熬尽年华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大地的子孙。

一眼万年

层峦叠嶂的山东沂蒙老区，随处可见姿态奇特的山——群山之巅，山峰顶部平展开阔；但四周陡壁峭立，山体坡度由陡到缓，酷似山顶上放置了一块巨大“石台”。“石台”或方形，或圆桌形，或鸡冠形，远远望去，像星罗棋布的烽火台，又像是大自然馈赠给山的一顶“礼帽”。

这种独特的造型，当地人称为“崮”。字形结构看，崮是“坚固的山”，顶上有“山”，下面“稳固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字义解释，崮指“四周陡峻，山顶较平的山”。

现代诗人苗得雨曾这样描述：“沂蒙山所有山，几乎都是山上有山。那山上山，上面平，四面是悬崖（当地叫光崖），崮之名也由此得来。”当地曾有小学生在作文里这样生动描写：“看，远处出现了抱犊固壮美的躯体，像一顶巨大无比的草帽扣在山顶上。”

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中的崮，主要集中在沂蒙山区的蒙阴、沂水、沂南、沂源、平邑、费县、枣庄市山亭区等7个县区境内。据说沂蒙山崮就有上千座，其中有名有号的崮不下百座，组成了壮美的沂蒙崮群。数量之多、地域之集中、形态之壮美，世所罕见。

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说：玉皇大帝在沂蒙山区插的七十二根擎天柱，因龙王的龙子龙孙们经常顺着柱子爬上天庭，惹弄是非，玉皇大帝一怒之下，挥剑斩断擎天柱，因此留下了七十二根柱桩，慢慢演变成今天的“七十二崮”。

崮在沂蒙山区分布广泛，又以临沂市蒙阴县的崮最为集中。典型，有“沂蒙七十二崮，三十六崮在蒙阴”之说，而蒙阴的岱崮镇就有30多座崮。

“七十二崮”中，有不少以神话传说命名。例如，蒙阴县垛庄镇的孟良崮，因北宋抗辽名将孟良屯兵于此而得名。在费县、兰陵和枣庄山亭区的交界处，还有数易其名的“抱犊崮”。汉代称“楼山”，魏晋称“仙台山”，唐则称“抱犊山”，明清时叫“君山”。唐《元和郡县志》记载：“昔有遁隐者，抱一犊于其上垦种，故以为名。”

更多的崮，则以象形命名。“崮上草原”，这是蒙阴县岱崮镇有名的观崮景区。登上观景台，眺望四方，山峦起伏、梯田层叠、郁郁葱葱，群崮尽收眼底。这些“崮”千姿百态，各具风采，或雄奇，或险峻，或秀美，有的像山顶上冒出的巨型蘑菇，有的似古老城堡，有的则像古代美女发髻。一处“神佛崮”，从侧面看，宛若一座大佛静坐，鼻孔、眼眉、嘴唇等惟妙惟肖……

临沂市沂水县博物馆，陈列着几枚崮上发现的三叶虫化石。贝壳中凸起，两边肋叶分层清晰，这种长着坚固甲壳，在距今约5亿年前的寒武纪广泛存在的生物，曾多次出现在沂蒙山崮上，蕴含了地壳运动的神奇密码。

沂水县博物馆馆长耿涛介绍，寒武纪时期，山东的地壳不稳定，沂蒙地区经历过海陆变迁，陆地沉降变成海洋；在晚古生代，陆地升高海水退去，而三叶虫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。“经过大自然的沧桑巨变，这些三叶虫的遗体形成化石后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现在去崮上，还能捡到不少三叶虫化石呢。”耿涛说。

一见如“崮”

令人不得不赞叹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了神奇地貌。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，又是如何被发现的？

关于崮的成因，国内学界认为，主要是由于地壳垂直错动，又经过几百万年的风化侵蚀、逐步演变而成，形成演化过程主要是沉积、抬升、成熟、消亡4个阶段。崮属于方山地貌，方山的

形成包括软硬互间的平缓地层、长期缓慢抬升的构造运动条件和较强的外力侵蚀作用，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区不多见。

地形风格独特的崮，深深吸引着旅行作家李存修。

2007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事旅游文化考察的李存修，来到蒙阴县岱崮镇。当时正是春天，山崮遍野桃李盛开、花红柳绿，群崮林立、争耸天表。游遍世界各大洲、考察过地球上无数名山大川的他，坦言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崮群。

“它为什么不生在山腰，不长在山脚，不立在平地，而偏偏从大山的顶端冒出来呢？它为什么不是山丘的形状，不是峰峦的外相，而四周那样笔直陡峭，顶端又坦荡平缓呢？一座座的崮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沂蒙山，而没有落户他处？”

他考察发现，这些崮有独特性和差异性。每座大山顶部，总有那么一块突出的部位。从这些崮群，他联想到国内所熟悉的“喀斯特地貌”“嶂石岩地貌”“张家界地貌”和“丹霞地貌”，但以上4种地貌，不能代表沂蒙山这种崮群的地貌，后者应是更稀奇和不可替代的另一类地形地貌。

李存修把这些发现和判断写成一篇《沂蒙望崮》，在北京的一家旅游文化杂志发表。不久，《人民日报》（海外版）也予以发表。这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2007年秋天，中科院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义丰教授为首的15位专家组成课题组，历时5个月、6次深入沂蒙山区，实地考察和吸收众多学者的地貌研究成果，提出了“岱崮地貌”一说，得到了地质地貌学术界的广泛响应。全国地质地貌权威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评议，把“崮”这种地貌正式命名为“岱崮地貌”，列为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。

学界认为，在距今约5亿年的寒武纪时代，沂蒙山区还沉浸在汪洋大海之中，海底有一个个突起的山地。风吹雨打、海流摆动等外力作用无时不在侵蚀着山地，经过千万年逐渐降低成平原。当平原再遇地壳抬升时，再次被抬起，形成平顶的山地，从而进入新一轮侵蚀循环。

岱崮地貌上部为寒武纪开始形成的厚层石灰岩，抗风化剥蚀能力强，在长期的风力、流水侵蚀和溶蚀及重力作用下，不断坍塌后退，形成典型的方山“帽子”；下部基座由易风化的页岩等组成，总体厚度远大于顶部方帽。在长期的风化剥蚀作用下，逐渐形成近似锥体的缓坡。崮就是新一轮侵蚀循环的残留物，平坦山顶就是平顶山地的遗存，崮顶高度可以代表古平原的抬升高度，隐含了地壳抬升运动的重要信息。

一场见证

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，每年都能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。这位老兵经常会来纪念馆，缅怀牺牲在此的战友。今年国庆节前夕，他又一次穿着绿色军装，站得笔直，一边向烈士墓碑敬礼，一边哽咽：“我以后来得不多了，我90岁了！”敬礼完毕，他在旁人的搀扶下，抹着眼泪，哽咽地说：“再见了呀，再见吧……”

韩寿春，蒙阴县垛庄镇后里村人，参加过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抗美援朝战争等。1946年10月，年仅14岁的韩寿春报名参军，成为鲁中军区医疗队的一员。1947年，他跟随队伍参加了孟良崮战役。复员后，他回到家乡，在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。

孟良崮，蒙阴县垛庄镇一座险要的山峰。在崮群中，这座最著名的孟良崮反而缺少了“崮”的特征，但它却因驰名中外的孟良崮战役而家喻户晓。

一方是精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，自诩为“天下无敌”；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陈毅、粟裕的华东野战军，被认为“必败无疑”。国民党军主动退守孟良崮，妄图以七十四师为饵诱我主力。1947年5月13日黄昏，孟良崮战役正式打响。

七十四师兵强马壮、装备精良，但战斗一开始，张灵甫精心安排的垛庄退路就被我军切断，辐重被全部缴获，只能在孟良崮上负隅顽抗。5月16日，华野全线出击，浴血奋战，攻上孟良崮，一举歼灭了整编七十四师，张灵甫也在大固顶山洞里被击毙。这一战，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境内的重点进攻计划，扭转了华东乃至全国的战局。

孟良崮并不是典型的岱崮地貌。从山脚下远远望去，顶端不像其他崮宽敞平坦，反而更加陡峭险峻，白色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耸立山巅，形如三把刺刀直指苍穹。上山的路石阶，有不少关于花岗岩的地质介绍。路边岩石上，仔细一看，

都有大大小小的弹痕。当年密如雨点的子弹射向孟良崮，有很多击在石壁上，70多年过去，弹痕依然清晰可见。

民心向背，是决定战役胜败的关键。孟良崮战役中，沂蒙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，用小推车抢运弹药、运水送粮、运衣送药。“沂蒙六姐妹”发动全村拥军支前，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……男女老少齐上阵，要出人，要粮出粮，他们用小推车，一程又一程，不断将革命推向胜利。

车轮滚滚，民心如潮，这是民心的见证。欣闻大捷，陈毅挥毫写下：“孟良崮上鬼神号，七十四师无地逃。信号飞飞星乱眼，照明处处火如潮。刀丛扑去争山顶，血雨飘来湿战袍。喜见贼师精锐尽，我军个个是英豪。”战役结束后，小推车没有停歇，继续跟着共产党在解放道路上的一往无前。

不过，沂蒙山崮所见证的战争中，很多战斗也付出了巨大牺牲。

1941年冬，日军推行“扫荡”和“三光”政策，敌后根据地地形非常严峻。1941年12月4日拂晓，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四团第三营部队突遭日军偷袭。下属的九连、十连边打边向沂南县孙祖镇的和尚崮突围，当到达西侧山沟时，才发现沟里已挤满2000多名群众和行署机关人员。生死关头，八路军战士端着刺刀，提着手榴弹，冲上了和尚崮，掩护群众突围。

上午10时左右，日军攻占了和尚崮西侧山顶，八路军被迫在和崮西南面悬崖绝壁边上，与敌人白刃搏斗，但因寡不敌众，大部牺牲。最后的17名战士摔坏枪支，英勇跳下悬崖。

蒙山有顶，沂水有界，鱼水情深的故事永远讲不完。血与火的战场，练就了沂蒙壮士的铮铮风骨，那一座座昂然屹立的山崮，如同壮怀激烈的勇士头颅，构筑成沂蒙巍峨的脊梁。

一段往事

岱崮镇，名出自岱崮。“岱”本义为大山，《说文解字》中指“岱”为“大山也”。据说在此崮上能望到泰山，所以称望岱崮，简称岱崮。岱崮镇有名有姓的崮就有30多座，为群崮荟萃之地，分布集中、类型齐全、造型秀美，也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崮乡”。

崮曾是沂蒙山区闭塞的象征。《蒙阴旧志》曾这样描述：“僻处丛山，四塞之崮，舟车不通，内货不出，外货不入。”然而，随着崮的价值不断被发现，这一传统的思维被彻底改写，“崮乡”也被重新定义。

红叶鲜艳欲滴，黄叶金光灿烂……入秋后的岱崮地貌旅游景区，漫山遍野的树叶点缀在浓绿松柏之间，层层叠叠、绚丽多姿。岱崮镇的这处5A级景区，除了神奇的地貌、迷人景色，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还有50多年前的军工记忆。

在岱崮镇棠篱坪村，村间小道并不平坦。无论是村委办，还是附近的民宿、招待所，楼层大多不高，窗户较长，墙体陈旧。这些是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“三线军工”宿舍楼，经过翻修后重新使用。

相比“民丰机械厂”，当地人更喜欢叫它“9381厂”。这个数字，是上世纪60年代军工企业民丰机械厂的代号。在那个年代，能去神秘的国防军工企业工作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。50多年前，数万名工人、干部、工程技术人员，怀着一腔热血，满腔豪情，打起背包，跋山涉水，来到蒙阴发展军工业，拉开了三线军工业建设的序幕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面对紧张的战备形势，国家为了“备战备荒”，确定了“靠山、分散、隐蔽”的军工业建设方针，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，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。蒙阴县地处沂蒙山腹地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国家在沂蒙老区先后建设了17家三线军工业企业，其中，民丰机械厂就落地蒙阴。

生产高射机枪子弹、穿甲弹等，“9381厂”屡立奇功。上世纪90年代，民丰机械厂、工模具厂、职工总医院搬迁后，厂房、山洞等人去楼空。2012年，蒙阴县重新开发这些资源，利用5600平方米的山洞厂房车间、旧厂房设施等，建成岱崮地貌地质博物馆。

在岱崮地貌地质博物馆，你一定会被军工元素吸引：山洞两侧用玄武岩依照山体垒成，洞口下方有个鲜艳的红色五角星，两边墙体上写着当时的标语。洞内陈列着当年生产的子弹壳、车床、汽车等。

“当时的一把枪，要分成好几个厂来组装。生产出的高射机枪子弹，运送到了前线部队。山洞里潮湿阴冷，但大家确定一处便，有人在这里

邂逅了爱情，有人在这里扎根安居，这里有他们的青春。”讲解员说。

祖国一声召唤，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在深山峡谷、大漠荒野中筑起钢铁长城。曾经的军工人，如今已霜染双鬓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。几十年来，“老军工”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也时常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。

军工山洞，既是国防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也是三线军工业建设者和后继者聚会怀旧、守望乡愁的场所，日接待游客量曾达2万人次。

一脉传承

孟良崮下的垛庄镇古泉村，处于三县交界处。以前这里土地撂荒，闲置的土地种上了杨树。村集体收入基本为零，不少私搭乱建，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。村民直言，二三十年几乎没有变化。

甚至，村里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：外出的孩子过年开车回家。道路狭窄，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停车。晚上随便停在路边，不安全不说，还常常发生盗窃事件。于是出现了滑稽的一幕，孩子回屋里睡觉，老人就去车上过夜。

但这两年，大家都说村子变化大多了。不仅修好了6公里的沥青路，建起了4个停车场和3个休闲广场，老百姓家门口还有凉亭。路上安上摄像头和路灯，绿化苗木也多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大家的口袋也鼓了起来。

一切和古泉村“兵支书”刘元华有关系。记者采访时正值夏季。宽阔的沥青马路旁边，避雨式蜜桃大棚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着，另一边则是当地龙头企业办公楼。“雨季来临时，水分过大，会流失糖分，对蜜桃生长不利。”43岁的刘元华正在查看项目进度。

古泉村交通便利，不少人从事大车生意，刘元华就是一名“车老板”。2004年退伍后，刘元华回到老家古泉村，干起货车运输，最多时，他有5辆货车，雇了9名驾驶员。可就在两年前，他放弃了这一切，选择当起“兵支书”。

“当时也是纠结，这几年一直在外面闯荡，和村里人生分不说，跑大车年入三四十万元，没想到竞选村支书。”乡镇领导看刘元华当过兵，能吃苦，有头脑，想让他管理村子，做了几次工作，刘元华依然摇头。

蒙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李红伟的一番话，让刘元华动摇了：“自己富不算富，带着老少爷们一起富才算本事。若有战，召必回，那才是真军人，真党员！”

“若有战，召必回！”从小听孟良崮战役长大的刘元华，红色基因早就烙印在心里。接过这一担，刘元华决心干一场：清理私搭乱建，整治村容村貌；按每亩地1000元，流转了2400亩地；引进了两个高效农业项目，安置了几十人就业。

古泉村少了一位“车老板”，多了一位“兵支书”。

如今，刘元华经常能听到老人们说村里变化大极了。“他们说话了一辈子，生活和城里也没差太多，村民觉得我干得好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”

2021年1月，刘元华被纳入村党支部副书记专业化管理，工资还涨到每月4500多元。“这是一种责任。当兵的时候，经常讲要么就不干，要干就干到最好。老百姓能认可，就是最好的反馈。”刘元华说。

退役军人历经军队淬炼，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奉献。临沂市委组织部、临沂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强力挖掘“兵支书”这一资源，大胆使用、精心培养，进一步充实“沂蒙兵支书”队伍，截至目前，临沂市4097个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中，“兵支书”1140名，占比27.8%。

“爱人民、爱家乡，在沂蒙山区，百姓信任、尊重军人的风气依然浓厚，军人贡献家乡、带头发展的意识依然强烈。”蒙阴县委书记王丽云说，蒙阴是孟良崮战役的发生地，也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发源地。沂蒙人民爱党爱军，越来越多的“兵支书”，正带着满腔热情和激情，继续奋斗在乡村振兴的“新战场”。

峰叠重重呈秀色，碧水溪流岁月长。穿越时空，抚今追昔，八百里沂蒙，山崮依然静静伫立。它继续见证这里书写的故事，聆听大地上的世事变迁，触摸这片红色热土上的脉搏……